

水滸



水滸

第五十回

插翅虎枷打白秀英

美髯公誤失小衙內

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，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，當日又設席慶賀。正飲之間，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，報道：「林子前大路上，一夥客人經過，小喽囉出去攔截，數內一個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。朱頭領邀請住了，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報知。」晁蓋宋江聽了大喜，隨即同軍師吳用三個下山迎接。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。宋江見了，慌忙下拜，道：「久別尊顏，常切思想。今日緣何經過賤處？」雷橫連忙答禮道：「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，經過路口，小喽囉攔討買路錢，小弟提起賤名，因此朱兄堅意留住。」宋江道：「天與之幸！」請到大寨，教衆頭領都相見了，置酒管待。一連住了五日，每日與宋江閒話。晁蓋動問朱全消息。雷橫答道：「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，新任知縣好生歡喜。」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。雷橫推辭：「老母年高，不能相從。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

，却來相投。『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。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；宋江晁蓋自不必說。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，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，把船渡過大路，自回鄆城縣去了，不在話下。』

且說晁蓋宋江同至大寨聚義廳上，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。吳月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，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。先撥外面守店頭領。宋江道：『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，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。』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，樂和去幫助朱貴，鄭天壽去幫助李立。東西南北四坐店內賣酒賣肉，每店內設兩個頭領，招接四方入夥好漢。一丈青王矮虎，後山下寨，監督馬匹。金沙灘小寨，童威童猛弟兄兩個守把。鴨嘴灘小寨，鄒淵鄒閏叔姪兩個守把。山前大路，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。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。杜遷朱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。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。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監造戰船。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。陶宋旺薛永監鑄梁山泊內城垣鴈臺。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旗。朱富朱清提調筵宴。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棚。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。裴宣專管軍政，司賞功罰罪。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。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。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。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。李俊李逵居於山前。張橫張順居於山後。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。』一班頭領分撥已定，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。

。山寨統統是齊整。

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鄆城縣。到家參見老母，更換些衣服，齎了回文。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，回了話，銷繳公文批帖，且自歸家暫歇；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，聽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『頭都幾時回來？』雷橫回過臉來看時，却是本縣一個幫閒的李小二。雷橫答道：『我却纔前日來家。』李小二道：『都頭出去了許多時，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墮的行院，色藝雙絕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來參都頭，却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見在勾欄裏，說唱諸般品調。每日有那一股打散，或是戲舞，或是吹彈，或是歌唱，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。都頭如何不去暖一暖？端的是好個粉頭！』雷橫聽了，又遇心閒，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欄裏來看。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，旗杆吊着等身靠背。入到裏面，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。看戲臺上，却做笑樂院本。那李小二，人叢裏撒了雷橫，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。院本下來，只見一個老兒裹着磕腦兒頭巾，穿着一領茶褐羅衫，繫一條皂縵，拿把扇子上來開科道：『老漢是東京人氏。白玉喬的便是。如今年邁，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，普天上伏侍看官。』鑼聲響處，那白秀英早上戲台，參拜四方；拈起鑼棒，如撒豆般點動；拍下一聲界方，念出四句七言詩道：——

『新鳥啾啾舊鳥歸，老羊羸瘦小肥肥。』

人生衣食真難事，不及鴛鴦處處飛！」

雷橫聽了，喝聲采。那白秀英道：「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，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，喚做『豫章城裏漸趕蘇卿』。」說了開話又唱，唱了又說，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。那白秀英唱到務頭，這白玉喬按喝道：「『雖無買馬博金龜，要勸聰明鑑事人。』」看官喝采是過去了，我兒，且下來。」這一回便是攔交鼓兒的院本。白秀英拿起盤子，指着道：「財門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過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過。」白玉喬道：「我兒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賞你。」白秀英托着盤子，先到雷橫面前。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，不想並無一文。雷橫道：「今日忘了；不會帶得些出來，明日一賞你。」白秀英笑道：「『頭醋不酸二醋薄。』」官人坐當其位，可出個標首。」雷橫通紅了面皮，道：「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，非是我捨不得。」白秀英道：「官人既是來聽唱，如何不記得帶出來？」雷橫道：「我賞你三五兩銀子，也不打緊；却恨今日忘記帶來。」白秀英道：「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，提甚三五兩銀子！正是教俺『望梅止渴』，『畫餅充饑』！」白玉喬叫道：「我兒，你自沒眼！不看城裏人村裏人，只顧問他討甚麼！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個標首。」雷橫道：「我怎地不是曉事的？」白玉喬道：「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。狗頭上生角！」衆人齊和起來。雷橫大怒，便罵道：「這忤奴，怎敢辱我！」白玉喬道：「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甚麼緊！」有認得的，喝道：「

使不得！這個是本縣雷都頭。」白玉喬道：「只怕是『驢筋頭』！」雷橫那裏忍耐得住，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，一拳一脚，便打得唇綻齒落。衆人見打得兇，都來解拆，又勸雷橫自回去了。勾欄裏人一開盡散。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，今日特地往鄆城縣開勾欄。那花娘見父親被雷橫打了，又帶重傷，叫一乘轎子，逕到知縣衙內訴告：「雷橫毆打父親。攪散勾欄，意在欺騙奴家！」知縣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快寫狀來！」這個喚做「枕邊靈」。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，驗了傷痕，指定證見。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，替他去向縣處打關節。怎當那婆娘守定在縣內，撒嬌撒癡，不聽知縣不行；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，當廳責打，取了招狀，將具枷來枷了，押出去號令示衆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知縣行說了，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第二日，那婆娘再去做場，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。無何肯拚扒他。這婆娘尋思一會：「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！」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，叫禁子過去，發話道：「你們都和他有首尾，却放他自在！知縣相公教你們拚扒他，你到做人情！少刻我對知縣說了，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！」禁子道：「娘子不必發怒，我們自去拚扒他便了。」白秀英道：「恁地時，我自將錢賞你。」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：「兄長，沒奈何且胡亂拚一拚。」把雷橫拚扒在街上。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，看見兒子與他拚扒在那裏，便縱起來，罵那禁子們道：

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，錢財直這般好使！誰保得常沒事！」蔡子答道：「我那老娘聽我說：我們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耕，我們也沒做道理處。不時便要相和縣說，苦害我們。因此上做不得面皮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！」蔡子們又低低道：「老娘，他和知縣來往得好，一句話便送了我们，因此困難。」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頭口裏罵道：「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！我自解了這案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」白秀英却在茶坊裏聽得，走將過來，便道：「你那老牌子却纔這甚麼！」那婆婆那裏有好氣，便指着罵道：「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！做甚麼倒罵我！」白秀英聽得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大罵道：「老咬蟲！乞貧婆！賤人怎敢罵我！」婆婆道：「我罵你，待怎的？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！」白秀英大怒，搶向前，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個跟跄。那婆婆却待掙扎，白秀英再趕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顧打。這雷橫已是啣憤在心，又見母親喫打，一時怒從心發，扯起枷來，望着白秀英腦蓋上，只一枷梢，打個正着，劈開了腦蓋，撲地倒了。衆人看時，腦漿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動彈不得，情知死了。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帶了雷橫，一發來縣裏首告，見知縣備訴前事。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，會集廂官，拘喚里正鄰佑人等，對屍備驗已了，都押回縣來。雷橫一面都招承了，並無難意。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。把雷橫枷了，下在牢裏。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，見殺下雷橫來，也沒做奈何處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。

，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，安頓了雷橫。少間，他娘來牢裏送飯，哭着哀告朱全道：「老身年紀六旬之上，眼睜睜地只看着這個孩兒！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弟兄面上，可憐見我這個孩兒，看覷，看覷！」朱全道：「老娘自請放心歸去。今後飯食，不必來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處，可以救之。」雷橫娘道：「哥哥救得孩兒，却是重生父母！若孩兒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！」朱全道：「小人專記在心。老娘不必掛念。」那婆婆拜謝去了。朱全尋思了一日，沒做道理救他處；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縣雖然愛朱全，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娘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說了；又怎奈白玉喬那廝備併疊成文案，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；因在牢裏，六十日限滿，斷結解上濟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。朱全引了十數個小牢子，監押雷橫，離了鄆城縣。約行了十數里地，見個酒店。朱全道：「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。」衆人都到店裏喫酒。朱全獨自帶過雷橫，只做水火，來後面僻靜處，開了枷，放了雷橫，分付道：「賢弟自回。快去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別處逃難。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。」雷橫道：「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須要連累了哥哥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知；知縣怪你打死了他娘子，把這文案都做死了，解到州裏，必是要你償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須不該死罪。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，家私盡可賠償。你顧前程萬里，快去。」雷橫拜謝了，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，收拾了細軟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朱全拿這空枷擯在草裏，扣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：『噢雷橫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！』衆人道：『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！』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晌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，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。朱全告道：『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橫走了，在逃無獲，情願甘罪無辭。』知縣本愛朱全，有心將就出脫他；被白玉喬要走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，知縣只得將朱全所犯情繇申將濟州去。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，却解朱全到濟州來。當廳審錄明白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滄州牢城。朱全只得帶上行枷。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文案，押送朱全上路。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，先齋發了兩個公人。當下離了鄆城縣，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，於路無話。到得滄州，入進城中，投州衙裏來，正值知府陞廳。兩個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見朱全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棗，美髯過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歡喜，便教：『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，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。』當下除了行枷，便與了回文，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。

只說朱全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。那滄州府裏，押番虞候，門子承局，節級牢子，都送了些人情；又見朱全和氣，因此上都歡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，朱全在階下侍立。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：『你緣何放了雷橫，自遭配在這裏？』朱全稟道：『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；只是一時間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』知府道：『你也不必得此重罪？』朱全道：『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問得重了。』知府道：『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？』

？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。知府道：『你敢見他孝道，爲義氣上放了他？』朱全道：『小人怎敢欺公罔上。』正問之間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，年方四歲，生得端嚴美貌，乃是知府親子，知府愛惜，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內見了朱全，逕走過來便要他抱。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。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，說道：『我只要這鬍子抱！』知府道：『孩兒快放了手，休要囉唆！』小衙內又道：『我只要這鬍子抱！和我去耍！』朱全稟道：『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，耍一回來了。』知府道：『孩兒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來了。』朱全抱了小衙內，出府衙前來，買些細糖和菓子與他喫；轉了一遭，再抱入府裏來。知府看見，問衙內道：『孩兒那裏去來？』小衙內道：『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，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。』知府說道：『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？』朱全稟道：『微表小人孝順之心，何足掛齒。』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。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篩酒，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鐘。知府道：『早晚孩兒要你要時，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。』朱全道：『恩相台旨，怎敢有違。』自此爲始，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衙閒耍。朱全囊篋又有，只要本官見喜，小衙內面上，儘自賠費。

時過半月之後，便是七月十五日，——孟蘭盆大齋之日，年例各處點放河燈，修設好事。當日天晚，堂裏侍婢嬪子叫道：『朱都頭，小衙內今夜要去河燈。』夫人分付，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』朱全道：『小人抱去。』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，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，從裏

面走出來。朱全拴在肩頭上，轉出府衙門前來，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。那時纔交初更時分，朱全肩背着小衙內，邊寺看了一遭，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。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，道：『哥哥，借一步說話。』朱全回頭看時，却是雷橫，喫了一驚，便道：『小衙內，且下來坐在這裏。我去買糖來與你喫，切不要走動。』小衙內道：『你快來，我婆橋上看河燈。』朱全道：『我便來也。』轉身却與雷橫說話。朱全道：『賢弟因何到此？』雷橫扯朱全到靜處，拜道：『自從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無處歸着，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。小弟說哥哥恩德，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，鬼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，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。』朱全道：『吳先生見在何處？』背後轉過吳學究道：『吳用在此。』言罷便拜。朱全慌忙答禮道：『多時不見，先生一向安樂？』吳學究道：『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，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到此多日了，不敢相見。今夜伺候得着，請仁兄便挪尊步，同赴山寨，以滿晁宋二公之意。』朱全聽罷，半晌答應不得，便道：『先生差矣。這話休題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。雷橫兄弟，他自犯了該死的罪，我因義氣放了他，他出頭不得，上山入夥。我自爲他配在這裏，天可憐見，一年半載，掙扎還鄉，復爲良民，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？你二位便可請回。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。』雷橫道：『哥哥在此，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。不是小

弟糾合上山，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遲延有誤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，你是甚麼言語！你不想，我爲你母老家寨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！」吳學究道：「既然都頭不肯去時，我們自告退，相辭了去休。」朱全道：「說我賊名，上覆衆位頭領。」一同到橋邊，朱全回來，不見了小衙內，叫起苦來，兩頭沒路去尋。雷橫扯住朱全道：「哥哥休尋，多管是我帶來的兩個伴當，聽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。我們一同去尋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，不是耍處！若這個小衙內有些好歹，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！」雷橫道：「哥哥，且跟我來。」朱全幫住雷橫與用，三個離了地藏寺，逕出城外。朱全心慌，便問道：「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裏？」雷橫道：「哥哥且走到我下處。包還你小衙內。」朱全道：「遲了時，恐知府相公見怪。」吳用道：「我那帶來的兩個伴當是個沒分曉的，一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。」朱全道：「你那伴當姓甚名誰？」雷橫答道：「我也不認得，只聽開叫做黑旋風。」朱全失驚道：「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達麼？」吳用道：「便是此人。」朱全跌脚叫苦，慌忙便趕。離城約走到二十里，只見李達在前面叫道：「我在這裏。」朱全搶近前來問道：「小衙內放在那裏？」李達唱個喏道：「拜揖，節級哥哥。小衙內有在這裏。」朱全道：「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！」李達指着頭上道：「小衙內頭鬚兒却在我頭上！」朱全看了，慌問：「小衙內正在何處？」李達道：「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，直抱出城來，如今睡在林子裏，你自請去看。」朱

全乘着月色明朗，逕搶入林子裏尋時，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。朱全便把手去扶時。只見頭劈做兩半個，已死在那裏。當時朱全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來，早不見了三個人；四下裏望時，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，叫道：『來！來！來！來！』朱全性起。奮不顧身。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趕將來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後朱全趕來。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。朱全如何趕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塊。李逵却在前面，又叫：『來！來！來！來！』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，只是趕他不上。天色漸明，李逵在前面急急走，慢趕慢行，不趕不走。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，朱全看了道：『那厮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！』朱全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，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。朱全道：『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。……』立住了腳，高聲叫道：『莊裏有人麼？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，——那人是誰？正是小旋風柴進。——問道：『兀的是誰？』朱全見那人趨走如龍，神儀照日，慌忙施禮答道：『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，被黑旋風殺了小衙內。見今走在貴莊，望煩添力捉拿送官。』柴進道：『既是美髯公，且請坐。』朱全道：『小人不該拜問官人高姓？』柴進答道：『小可小旋風便是。』朱全道：『久聞柴大官人。』——連忙下拜道，——『不期今日得識尊顏。』柴進說道：『美髯公亦久聞名，且請後堂說話。』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。朱全道：『黑旋風那厮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？』柴進道：『容覆：小可小旋風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。為是家間

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，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，停藏在家，無人敢搜。近間有個愛友，和足下亦是舊交，目今在那梁山泊做頭領，名喚及時雨宋公明，寫一封密書，令吳學究、雷橫、黑旋風俱在敵莊安歇，禮請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因見足下推阻不從，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，先絕了足下歸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——吳先生，雷橫，如何不出來陪話？」只見吳用、雷橫從側首關子裏出來，望着朱全便拜，說道：「兄長，望乞恕罪！皆是宋公明哥哥將分付如此。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曉。」朱全道：「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毒些個！」柴進一力相勸。朱全道：「我去則去，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。」柴進道：「李大哥，你快出來陪話。」李逵也從側首出來，唱個大喏。朱全見了，心頭一把無明業火，高三千丈，按納不下，起身搶近前來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進、雷橫、吳用三個苦死勸住。朱全道：「若要我上山時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！」吳用道：「休說一件事，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。願聞那一件事。」朱全說出這件事來，有分教：大鬧高唐州，惹動梁山泊。直教：

招賢國戚遭刑法，好客皇親喪土坑。

畢竟朱全說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书空白页

第五十一回

李逵打死殷天錫

柴進失陷高唐州

話說當下朱全對衆人說道：『若要我上山時，你只殺了黑旋風，與我出了這口氣，我便罷！』李逵聽了大怒道：『教你咬我鳥！晁宋二位哥哥將令，千我屁事！』朱全怒發，又要和李逵廝併。三個又勸住了。朱全道：『若有黑旋風時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』柴進道：『恁地却也容易。我自有個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。你們二個自上山去，以滿晁宋二公之意。』朱全道：『如今做下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！』吳學究道：『足下放心。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。』朱全方纔有些放心。柴進置酒相待，就當日送行。三個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，送出關外。臨別時，吳用又分付李逵道：『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，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。待半年三個月，等他性定，却來取你還山。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。』三個自上馬去了。

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。且只說朱全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，行了一程，出離涪州地界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。三個取路投梁山泊來，於路無話，早到朱貴酒店，先使人上山寨報知。晁

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灘迎接。一行人都相見了，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，都到聚義廳上，叙說舊話。朱全道：『小弟今蒙呼喚到山，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』宋江大笑道：『我教兄長放心。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裏多日了。』朱全便問道：『見在何處？』宋江道：『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，兄長，請自己去問慰便了。』朱全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全到宋太公歇所，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。妻子說道：『近日有人齋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；因此收拾，星夜到此。』朱全出來拜謝了衆人。宋江便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。一面且做筵席，連日慶賀新頭領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全抱小衙內回來，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。次日，有人見殺死在林子里，報與知府知道。府尹聽了大驚，親自到林子裏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備辦棺木燒化；次日陞廳，便行開公文，諸處緝捕，捉拿朱全正身。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開各州縣，出給賞錢捕獲，不在話下。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，住了一個來月，忽一日，見一箇人齋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書看了，大驚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送一遭！』李逵便問道：『大官人，有甚緊事？』柴進道：『我有個叔叔柴皇城，見在高唐州居住，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，嘔了一口氣，臥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，特來喚我。叔叔無兒無女，必須親身去走一遭。』李逵道：『